

覆 灭



周
平

覆灭

封面、扉页、插图 唐大禧

封底篆刻 钱君匋

覆 灭

周 原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· 8.625印张 2插页 145,000字
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6,800册

书号 10111·1274 定价 0.72元



周 原 近 照

题 辞

我们已经胜利了三十年。

经过三十年的风吹雨打，我们已经把胜利的艰难，忘的差不多了。

这是很不应该的。

为了牢记着过去，我们每年都在革命烈士面前，献上自己的花圈。

《覆灭》就是一个花圈。

花圈上有两条白色的缎带。一条上写着：“我们怎样把覆灭变成胜利”。另一条缎带上什么也没有写。如果写上“我们不要把胜利变成覆灭”，这两条缎带就恰是一对了。

但是，作者没有这样写。

以后会不会这样写，我们不清楚。如果这样写了，那个花圈决不会叫“覆灭”。

一、使者遇了侦察员

黄昏时候，王家店街头上，有两个要饭吃的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这位苍白头发一脸胡子的老人，背着捆成一卷的棉裤和棉袄，还有个布袋，里边只装了一只碗。他手拉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看年纪应该是他的孙子。这小孩，拿了一只空空的破篮子，被老人牵着手，不住地东瞅西看，好象对街面上的一切都很感兴趣。这两个叫化子，虽然穿的破烂，肮脏，从背的棉衣来看，显然在外边已经流浪了很久，至少是一二月间出门的，现在是五月天气，他们穿出来的棉衣棉裤，早已穿不住了。但是，他们那黑糊糊地布满烟尘的脏脸上，却有着富裕的丰满和健康的红晕。一般的叫化子，不是这样的。他们除了蓬头垢面以外，脸上带着饥饿的菜色，眼里充满夺取食物的贪馋的欲望。这位老人牵着小孙子走路的样子也跟叫化子不同。叫化子都是溜着墙跟，在一家家门口盘桓来，盘桓去，拿不到食物，不肯轻易地走开。而这个老人，却走在街的中间，拉着孙子，匆匆地走去。他还低着头，好象并不急于发现肯给他饭吃的善男信女。

如果，仅仅有这么一点迹象，当他们穿街而过的时候，未必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注意，因为他的一切，都可以拿新要饭不久来解释，在那个年月，乞丐的队伍原是发展最快的。老人前边走过去，后边的议论声，把他那些值得注意的迹象，变成了很大的惊奇。

“这个要饭老头，走到田家畈那一堆白骨头跟前，跪下啦！”

“不光是跪，他两只手捂着脸，哭啦！”

有人揣猜说，这老头可能是个行过善的好人，他看见那个村子成了一片废墟，荒草窝里堆那么一堆人骨头，行善之心受了感动，才跪下来向死者行礼。还有人说，这老人可能是个红军，因为那堆白骨，是十年前红军从这一带撤走以后，红军家属被白狗子集体枪杀的。说这种话的人，不过轻轻地嘀咕两声，并不敢大声议论。王家店属于顾半县“剿共”时创造的清区。清区是“剿灭”共产党的模范地区。那里的共产党早已一扫而光，烧毁的房子里，长出一人高的荒草，杀害的人，不准收尸首，那尸首早已在风雨斑剥中，变成光溜溜的骨头了。因此，这种议论，只不过是一言半语的，只有本地人听了，知道这种议论的分量，外来的人，是绝对听不出名堂的。

说这老头不是要饭吃的，立即被以下的事实提出了



新的证据。人们亲眼看见，老人领着孩子进了饭馆子。老人要来热锅面，烧饼还要焦黄烫手的。老叫化子虽然没有吃，只在一边悄悄地看，那个小叫化子吃饭的样子，看着比公子哥儿还神气！

这种消息，在暮色苍茫的清区市镇上，一传开，人们对乞丐的到来，立即由惊奇变成神秘。

“了不得，这老头有点来历！”

“大概是红军的探子。红军头年又进了大别山，离王家店不过二百多地。”

“那么，他来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肯定红军要到王家店来。”

全王家店人都被这两个神秘的乞丐，弄的心神不安，好象这个肮脏的老头子的出现，将会改变他们的生活，扭转他们的命运。

有几个胆子比较大的人，装做没事的样子，混在饭馆的门前门后，暗中支着两只耳朵，想收集到一点新的材料。他们斜着眼睛把这祖孙二人看了个透，甚至从老乞丐严谨的嘴里掏出来一点声音，听着象是洛阳一带的口音。

小乞丐面前是两个烧饼两碗面。人们注意到小家伙吃的干净利索，对老头既没有谦让的意思，也没有分而食之的表示，刹时间把四件东西吃了个精打光，只在最

后一只碗里，剩下几口汤。

小乞丐抹抹嘴，离了位：“老张，我不吃啦！”

老乞丐端起空碗来，仰脸喝了小家伙剩下的稀水。

“老张！他喊他老张？”

几个打探消息的听见老张两个字，都瞪了眼。他们看着两个乞丐走出了饭馆子。他们跟在后边，听到这样的谈话声：

“吃饱了？”

“饱了。你咋不吃？”

“你吃饱，我就不饿啦！”

然后两个乞丐在夜色中消失了。

王家店的夜晚，是非常幽静的。清白色的月光，照着这个深山里的市井，使那些杂乱无章的茅屋，显出阴森和凄凉的景色。断断续续的破锣声，噹！噹！……从幽深的小巷子里传出来了。老更夫把起更的锣声，送进千家万户的睡梦之中。这天晚上，人们睡的都不宁静，那沉重而寂寞的更锣声，在很多人的梦里，变幻成大炮的隆隆声。他们心里想：红军要回来了。

王家店的街道，是青石板铺成的。二更以后，石板路上响起一阵急剧的马蹄声。马蹄嗒嗒地响，把沿街的居民，尽都敲醒了。他们急忙爬起来往外瞧，什么也没

有看见。马蹄声很快就消失了。

民团团长顾敬之，外号顾半县的，带了十个马弁，在乡公所门口勒住了马头。乡公所紧闭的大门，应声而开。当顾半县掂着马鞭子进门的时候，睡在门廊里的两个乞丐，绊住了他的脚。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滚开！”

劈里叭拉几鞭子，老乞丐拦着小乞丐，缩进墙角下，抱成一个小团团。

乡公所的大屋里，点着明亮的灯。顾半县推门进去时，从热烘烘的屋里，透出一缕沁人心脾的芳香。

有个农民打扮的人，从大烟灯旁边站起来，笑嘻嘻地迎上来。

“顾司令，顾司令！”

“李队长，李队长！”

两个人亲热地寒暄了半天，然后细声细语地交谈起来。

这位李队长是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军的谍报队队长。他经常化装成八路军的样子，有时干脆就是土里土气的，扮作农民的样子，四出打探消息。这天天黑以后，他悄悄进了乡公所，预定在这里同顾半县见面，彼此交换一下重要的军事情报。

顾半县说：“有个行迹可疑的老头，到清区已经三天，口音象是洛阳人。”

李队长笑笑，暗暗赏识顾半县的清区，确实是名不虚传，一有可疑的线索立即就能抓到，连此人到了三天他都知道，他比国军还有两下子哩。李队长为了使这个精明的地头蛇，认真地而不是口头上在他的面前折服，他毫不在意地说：“他是登封人。”

顾半县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队长也知道？”

李队长说：“此人在我的手里玩了三天啦！”

顾半县大声问：“果真？”

李队长说：“是我叫他在国军防区活动的。”

顾半县愣了：“你认得？”

李队长说：“皮定均在豫西的时候，他是登封县共产党的县委书记。我认得他，他不知道我。此次，敝军尾随皮、徐支队，从豫西来到大别山，没有想到，他也会来到这里。”

顾半县问：“你跟他怎么……”

李队长说：“就我这身打扮，我能叫他相信我是共军的侦察员。”

顾半县问：“此人现在哪里？”

李队长有点吃惊：“你来时没有看到吗？就睡在门洞里。”

顾半县：“天哪！”

李队长：“干么大惊小怪！”

顾半县：“共产党不是好惹的，见了就抓，抓了就杀！”

李队长：“放长线钓大鱼呀！”

“把人抓来！”顾半县向马弁命令一声，马弁应声而去。

李队长要阻拦，没有拦住，嘴里刚说了一句：“你急着干什么？”顾半县的马弁就回来报告说：

“人已经跑啦！”

顾半县：“跑啦？”

李队长：“他往哪里跑！”

李队长的名字叫李有义，不知道是哪里人。他父亲是个江湖骗子，母亲是个卖狗皮膏药的女光棍，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走的尽歪门邪道，干的都是不花钱的买卖，生来就不是正经东西。从长相上说，并没有什么值得褒贬之处，从作派上看，装啥象啥，要啥有啥，多少有点戏剧演员的歪才。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，除了价值不高的一副骨架子以外，只有“有义”这两个字值得一提，这人很讲义气，凡事都讲个朋友。

他在兵荒马乱中长大，受到江湖骗子和卖假药的日

熏夜陶。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占领洛阳以后，他干了伪军的便衣探子，皮定均同志带领部队，渡河南征，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时，他走遍登封、偃师、巩县等地，同那里的日伪军、土匪刀客、杂牌司令，厮混的相当熟悉。他认识很多皮、徐支队的人，我们的同志却很少有人认识他。皮定均司令部的侦察科长朱黑子跟他打过交道，有一次朱黑子在洛阳城边跟他狭路相逢，朱黑子正要掏枪的时候，他摇了摇手：

“朱科长，你怎么这样外气！兄弟是一条吃屎狗，你能跟我一样见识吗？家伙你不用掏，早晚到洛阳，你的安全都搁在我身上。走吧，兄弟送你回去。”

朱黑子并不听信他的话。

“怎么？李有义你信不过，俺爹俺娘都是中国人，这你总该相信吧？”

日本鬼子投降，李有义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游击队，编入中央军以后，象狗一样带着军队侵占了我豫西解放区。从此步步高升，当了军部谍报队的队长，成为军长高仁书和参谋长马德禄的重要心腹之一。

这天晚上，他同顾半县交换情报，顾半县一提起一个行迹可疑的人，他说的那么清楚、具体，并不是吹牛皮。他确实是在登封见过这位老乞丐，不过，那时候，他不是县委书记，而是个区委书记。这个区委书记就是我们

的张道年同志。

来到清区以后，张道年确实落到了李有义的手里。

豫西撤退时，张道年被留在当地坚持党的地下斗争。国民党军占领豫西之后，很多抗日军人的家属被惨害了，房子被烧了，党组织被破坏了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血跟火的淹没中，呼喊着重，呼喊着重八路军，他们硬是要派张道年同志出来把豫西人民的子弟兵，重新找回去。

“你去找，找到天南，找到海北，找到老皮，叫他把孩子们还给咱带回来！咱这一片的部队，还保卫咱这一片人，老皮如果说要上头的命令，你叫他先回来，二回头咱去找毛主席，这个命令，毛主席他肯定下，不下这样的命令，还配称得起毛主席吗？老皮如果不回来，你拉着小瓦缸给他双双跪下，这个是父母惨遭杀害的孤儿，那个是豫西父老推出来的代表，您跪倒在地下，一直等老皮发了兵才能起来！”

张道年作为豫西人民的使者，带着根据地父老的重托，手牵着烈士留下的孤儿，向着茫茫云天出发，准备找老皮找到天涯海角。

头年十一月出发，走到第二年五月初，翻过一座座山，渡过一道道水，问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理，老皮呀老皮，你到底在哪里？白天讨一口残渣剩饭，夜里偎着

小瓦缸睡在破庙里，身上带几个钱，自己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，一心只怕烈士的后代受了委屈。

他们来到清区之后，周围尽是大山，道路已经摸迷，弄不清哪是东和西。清早，看着太阳从北边出来了，黄昏又觉得太阳往东方落了下去。年纪六十的人，虽然是个老革命，长工出身的老农民，空有一身胆识，应付纷乱奸诈的社会，到底是有限呢！更何况，只能暗打听，不能明着问，今天听说哪里有八路，翻山越岭赶去了，到那里一问，有时是国民党军队，有时干脆没有影。只有一次是老皮的队伍，等他们赶到时，队伍已开走了一天一夜。老皮行军又十分机密，前边走，后边追，还捞不到踪影，问到的尽是一些假消息，到这里，部队已经走了一天一夜，老皮早在百里以外的路上了。

张道年正在一个小村镇外边的十字路口上犹豫不决，不知道哪条路上能找到老皮，忽然对面来了农民打扮的李有义。李有义在他面前走过去几步，拐回头，轻轻喊了一声：“张书记！”

张道年象触电一样，吓了一跳。

“你不认得我？我是老皮的侦察员，老李！”李有义说这句话时，又认真，又亲切，听声音就是自己人，一点都不外气。

“老皮在哪里？”

“在白家园。”

“离脚下多远？”

“八十里。”

张道年拉着小瓦缸就要走，李有义挡住他：“咱一块在这完成侦察任务，我带你回去！”

可怜张道年遇见鬼推磨，不明不白地在敌军的防区里神差鬼使推了三天整。这天晚上，他睡在乡公所门廊下，心里还觉着怪安全。顾半县一鞭子抽醒了他，他卷起身子，溜墙跟就窜。要不是这一窜，李有义几天来把他这一锅生米，已经做成熟饭，只要一端锅，李有义就要在军部拿一笔相当大的赏钱。张道年虽然跑了，并没有跑出灾难，他仍然认为老李是自己的侦察员。自己的侦察员，经常化装潜入敌营的内部，这是张道年早就知道的。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就是农民打扮的老李，怎么大摇大摆进了敌人的乡公所？

张道年逃跑之后，在荒村野外，蹲到天明。等周围村庄的群众都赶集上店的时候，他混在人群里，又进了王家店。

头天黄昏，街上来个要饭吃老头进了饭馆子。半夜里顾半县又领来一支马队。这两件事一在集市上说开，人们立即感到风声有点吃紧。这多年来，顾半县统治清